新疆文史資料選輯

第二十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707935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新疆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二十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（内部发行）

新疆人民出版社
一九八五年十月

新疆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二十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
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（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）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　新疆新华印刷　厂印刷
787×1092毫米　32开本　6印张　100千字
1986年1月第1版　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—2,500

统一书号：11098·83　　定价：0.65元

内部发行

目　录

在新疆新兵营的日日夜夜……肖显清（1）
三十年代初七角井的战祸兵害……那鸿荻（15）
一九三二年吐鲁番事变记
……柴震森遗稿　柴恒森校补（21）
苦水事件……刘应麟（32）
一九三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春保卫乌鲁木齐
省城战役的前后情况……金国珍（35）
回忆新疆蒙哈学校创建片断……赵新亚（45）
盛世才选送留苏学生的前前后后……柴恒森（53）
新疆三十年代学生运动的点滴回忆
……哈力克·沙克（59）

呼图壁县的抗战活动点滴……刘洪濂（65）
“国父实业考察团”进新的经过……卢桂森（68）
我在一九四四年敦煌至若羌的丝路之行……卢桂森（93）
“北塔山事件”及其经过……韩有文（100）
《战斗》报的始末……李文华（105）
库车事件始末……李如珩（118）
南山剿匪记……袁学凯（122）

杜重远来新和被害经过见闻……李明章(138)
追求光明的一生
——记起义将领张从仪将军……陈希明(141)
程砚秋在新疆……张文忠(146)
怀念考古学家黄文弼同志……卢桂森(150)

阜康白酒的兴衰……何肇兴(156)
乌鲁木齐戏曲发展史略……张文忠(166)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在新疆新兵营的日日夜夜

肖 显 清

西路军失败后，三十军仅剩下一千五百人左右。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，在祁连山中部的一个山沟里，我们改为左路支队。后又改为总队部，下属三个支队：一、二支队为战斗部队，三支队是机关和电台。并成立了新的党的领导机构——工委会。工委书记李卓然（原西路军政治部主任），委员有：李特（原西路军参谋长）、李先念（原三十军政委）、程世才（原三十军军长）、李天焕（原三十军政治部主任）、郭天民（原三十军参谋长）、黄超（原红五军政委）等。经工委会研究，决定在祁连山向西打游击。

是年四月二十日左右，我们在安西的白墩子与敌人激战了两天两夜，我们先后冲出敌人的包围，到达了新疆的星星峡。我记得第一晚到达星星峡的仅有十三名同志，到第二天晚上也不过才有三十来个人。就是在我们到达星星峡的第二天晚上，盛世才的星星峡边务处（即新疆与甘肃交界的哨所）主任王孝典，他把边务处办公室让出做我们的支队部，并向我们传达了盛世才的一个电话。大意是：第一，尧乐博斯叛变了，可能要缴你们的枪，要特别注意；第二，你们到了多少人？枪够不够？把我们边务处的两个班（当时该哨所驻有两个班）的枪

给你们用，这由王主任负责；第三，你们有什么具体困难，我们派飞机援救你们。

第三天，我站岗时，发现远处有个小山包似的东西在缓缓地向我们这边移动。我马上报告队长，支队长杨秀坤同志仔细瞧了瞧说："那是汽车，快准备战斗！"尧乐博斯果真派人来缴我们的枪了。我们三十多人大多是警卫员，带的是驳壳枪，便迅速埋伏起来。待敌人靠近后，枪声四起，敌汽车这时也熄了火，我们乘机冲了上去，将车上的一个副官扯了下来，带到边务处的房子里（也就是我们支队部住的房子），逼着他给尧乐博斯通个电话。这个副官叫通了哈密的尧乐博斯，并按我们教的话报告说："红军有一万多人，每人身上都有长枪、短枪和大刀，后面还不断地有队伍过来，可不得了啊。"打完电话，我们就把这个副官杀了。

我们就用缴获的这辆汽车，举起军旗，带上一名司号员，向东南方向游动吹号，呼叫我们的同志，大造红军的声威。至此，尧乐博斯果真吓的没敢朝我们这里来，而是向青海方向逃跑了。这时，我们的同志聚集来了不少。工委会的几名领导同志听到我们的号音，也带着一些突围出来的同志赶来了。我们在星星峡呆了十多天，任务是四处寻找突围出来的同志。连日来，我们踏遍沙漠丘陵，四处寻找，共集合起五百余人。鉴于这种情况，领导决定调整组织：把原来的一、二支队合并为一个支队，队长为杨秀坤、政委刘庆南，下辖四个大队；原三支队改名为干部大队。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新的体制：总队部（工委）下辖干部大队、一支队。总队部有一个警卫排。一支队下辖一、二、三、四大队，为战斗部队。一大队队长简作国、政委周纯麟（现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），二大

队队长赵正洪、政委陈德仁；三大队队长郑志章、政委王世仁；四大队队长宋承志、政委胡炳章。总队部的警卫排分三个班，一班是首长警卫班。

五月一日这天，我们从星星峡乘坐汽车，经四天的行驶，到达了迪化（现为乌鲁木齐）东南二十余里的红雁池停住了车。三个小时后，暮色徐徐降临大地，车队趁天黑驶进了市区，在该市西大桥的一个工厂里下车。原来，这是盛世才的一家新落成的纺织厂的女工宿舍，设备、条件在当时是比较好的，竣工后尚未启用，给我们暂作营房。还按排了我们洗澡，许多同志有生以来没见过浴盆，竟出了不少的洋相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盛世才当时奉行所谓反帝、亲苏、民平（民族平等）、和平、建设、清廉六个方面的政策，做出了亲苏容共的姿态，因而把我们的生活安排的比较好。我们睡的是木板通铺，每人发了棉被、棉垫、草垫、床单、枕头。第二天早起，我们个个高兴的笑逐颜开，因为我们有生以来，还未曾享受过这种待遇呢。当时，我们在营房里有几条规定：①为了保密，不要外出，只准在驻地活动；②要把我们原来的破烂不堪的衣服洗好上缴，准备送苏联博物馆；③要每个大队成立党支部。关于每个党员的组织关系要做调查，可由原单位首长作证明，也可有三名以上的党员作证明，才能过组织生活。五月二十日左右，又有几条新的指示：①干部、警卫员、传令兵在西路军失败后分散保存的金子、银子、大烟土等财物全部上缴，如有的同志少了，要向组织说清楚，我们红军战士无论如何不要在经济上犯错误（这个通知上午下达，三小时后各人携带的财物全部交到了支队部，下午都送到了总队部）；②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待

命准备去苏联。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哪里人，到哪里去？就回答说是盛世才的新兵，分到哪里不知道；③每个人都要检查身体，有病的同志要赶快治疗，否则不能去苏联；④要把伙食改善好（当时伙食确实不错，每日有米有面有肉）；⑤很快就要准备干粮和车辆了，大家也要有所准备；⑥要进行一些城市生活、讲卫生等教育。

我们住了两个多月，后因“七七”事变暴发，形势发生变化，上级决定我们这五百余人不去苏联了。当时对大家教育的内容是：党中央发出了全面抗战的号召，我们也必须服从全面抗战的需要。支队长杨秀坤、政委刘庆南从总队部开会回来，向我们传达的内容是：第一，去苏联的计划撤销了；第二，今后的任务是学习文化，时间多长不清楚。

七月下旬，我们从纺织厂的宿舍搬出，迁移到东门外营房里，与盛世才的部队住到了一起（现为五星路）。这时，我们这五百余人才正式对外称“新兵营”。营区的东面是盛世才的教导团，北面是装甲车队。工委和总队部住在路南（也就是装甲车队对面），干部大队住在离总队部西北五百公尺处，一支队部和一、二大队住在总队部东南二百公尺处，三、四大队住在总队部南一百五十公尺处。盛世才派来了一名卫士住在我们的管理科里，并任副官职务。凡对外的事，一律由这个副官出面（这个副官名字忘了，只知他是东北人，当时有廿五、六岁）。他工作很负责任，我们要求吃什么都能想办法办到。他还告诉我们，水井里的水不卫生，只能用而不能吃，专门派了一辆马车天天给我们拉水吃，风雨无阻。九月后天气冷起来了，又给我们每人发了皮大衣、皮鞋、皮帽、长短毛毡靴。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，经陈云同志与盛交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涉，每月发给每个战士新疆币一千五百两银票（相当于现在的一元五角）、排长五千两（五元）、大队干部一万两（十元）、支队干部一万五千两（十五元）、总队首长和工委的负责同志更多一些。

八月份，我们正式开课学习文化。先是上基础课（语文、算术）。大多数同志都能坐下来用心学习，也有少数同志坐不下来，说什么“打仗容易学习难”。我们支队长杨秀坤同志打仗确实是个好样的，但在学习文化上与同级干部相比落后了。有个干部开玩笑地对他说：“打仗我们听你的，学习文化你得听我们的了。”由于撤销了去苏联的计划，他对个别人不满，再加上开了这么一个玩笑，他一气之下用手枪自杀。经抢救，两个月后才出院。李特同志的警卫员也是由于学习不好，用驳壳枪自杀的，因中弹七发而没有抢救过来。这说明了当时思想工作薄弱。后来，加强了思想工作，就没有再出问题。

九月的一天，正值我站岗时，陈云同志（当时与我们总队部首长住在一起）非常热情地向我走来，他和蔼亲切地问我：“你们学习有什么困难？你们打仗打惯了，能不能坐下来学习？”我红了脸，低下头说：“能，能坐下来，就是没打仗痛快”。陈云同志听了我的回答笑了，说：“既要能打仗，也要能坐下来学文化，这可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打仗。”听了这番话，使我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，我的心终于安下来了。为了学习好文化，我们晚上用来背功课。后来，陈云同志还亲自对大家讲话，动员我们好好学习，再三讲，“前方的同志在作战，在流血，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和条件，加倍学习才是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好上前线，多打胜仗。你们要下决心学习好文化，没有文化，是不行的。”

一九三八年一月，文化基础课学习圆满结束，开始转入军事技术、业务学习和训练。一支队的一、二大队学习汽车；三、四大队学习炮（后改为特科大队）；警卫排学习装甲车；干部大队变化大，有部分同志回延安，部分同志调入盛世才部任职，余下的分别学习医学（军医、兽医）和无线电。并从我们这五百来人中选出二十五名同志去学习飞机。这时，部队又有些思想波动。特别是十二月二十四、二十七日陈云同志和工委的几个负责同志回延安，工委和总队部取销，改名为支队部；加之部分大队干部调入盛部任职，因此，一部分人想马上去前线的念头又浮动起来。后因进入复杂的新式装备的学习，加之思想工作的开展，大家很快又安下心来学习技术了。当时，我们全排在盛世才的装甲车队中学习，每天回新兵营吃饭，每星期六过组织生活。为了保密，我们相互之间不称名字而称代号，教官对我们这种做法很反感，因为相互间不知多少号，叫人却没法叫。第二天，我们就去掉代号，每个人起了个假名字。

一九三八年初，从延安来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到我们新兵营。其中有六名女同志和天宝等三名男同志任我们的文化教员，帮助、辅导我们学习文化，其余的十九人都去学飞机去了。去航空队的同志吸取了我们的经验教训，都改用假名字，就没出什么问题。

陈云同志走后，党中央又派邓发同志来新疆作领导工作。为了鼓舞我们新兵营的学习，他还叫人为我们写了一首歌，歌词大意是：你们为着老百姓，为着千百万的妇女儿童，你们打了无数的仗，学习在遥远的边疆。自从鬼子占了我们的东北，又进攻了我们的长江。看他们杀，看他们抢，飞机不断

扔炸弹，大炮隆隆响。同志们啊！学习文化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，到前线去英勇杀敌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！为着收复我们可爱的家乡……。这支歌说明了我们过去的功劳，又指明了今后的任务，大家唱的非常有劲，鼓起了我们的学习热情。

一九三八年八月，毛主席发电报给新兵营，要求我们好好学习，赶快学好出来，早日上前线，这对我们又是极大的鼓舞。

我当时在警卫排，是学习装甲车的。邓发同志到达新疆不久，动员我们学好技术，并开展了对张国焘的批判。后来，说前线需要枪，又令我们警卫排把短枪全部上缴（有的同志想不通，还把枪破坏了几支）。不久，我们警卫排编入了一支队的三大队，后又编为一大队的四排。警卫工作则由一大队轮流（后来，一、二、三大队合成一个大队，学炮的为特科大队，不站岗）。因而，我们警卫排的同志也就学到了装甲车、汽车、火炮的技术及机枪技术，我们学的课程最多。

我重点学的是装甲车和汽车，从发动机构造到战术技术都学了。光装甲车就学了三种，特别是叫“发依坎”（音）的轻型装甲侦察车，乘员三人，机枪一挺，非常灵活轻便。“步瓦”（音）二五式、二六式战车，乘员四人，机枪和炮各一，都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。教我们的教官是盛世才的军官。教无线电、医学的教官大多数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我东北抗联的同志。他们大多出身学生，多数是东北人，也有个别朝鲜人。后来又教我们学习日语、俄语。我们学习了半年的日语，相互间都能用日语说些生活用语和军事术语了。

陈潭秋同志主持新疆党的工作后，大部分时间就住在我们新兵营的支队部。一九三九年七月的一天，陈潭秋同志到我

们宿舍来看望我们，询问学习怎么样？晚上站岗冷不冷？伙食好不好等等。还告诉我们：学习上不要死记硬背，要记要点，把大意、大概意思串起来，就有了全貌，这样才能记住和理解。他还形象地说，要象想点子打胜仗那样想办法把学习搞好，要互相交流学习方法和体会。他经常和我们谈心，每次都查看我们的生活，再三指示要办好伙食。七月至九月，我们进行野营训练，他还和支队领导同志一起察看地形，和大家一起步行。大家都共同地感到，他象老妈妈带孩子一样，把党的温暖传给了我们每个人。

一九三九年九月，我们学装甲车的同志，以"参观"的名义，参加了盛世才的联合兵种演习。与盛部装甲车队在一起（其它学炮、学飞行的参加与否不详），演习了三天。苏联顾问不断地提出情况，要我们判断和行动。演习结束后，我们回新兵营讨论体会时，大家都说大开眼界，学到了不少东西。见到了飞机、重炮、装甲车、骑兵，以及用无线电进行通讯联系，真是开了"洋荤"。有的说："我们西路军要是有这样的武器，在河西走廊就不会失败，一定能战胜敌人，就不会有成千上万的同志牺牲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。"大家表示，今后要更加努力地学习现代军事技术，将来到抗日前线狠狠地打击敌人。

一九三九年九月，周恩来副主席去苏联路径迪化时，也来到我们新兵营看望我们。他说："你们是我军较早的、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。是种子，是骨干，学不好可不行。"周副主席还来到了我们的宿舍里查看内务，并对我们说："你们的学习条件、生活条件很好，要抓紧时间学好，多学习一点。我军还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条件，要争取时间多学习，党

中央一声命令，你们就要上前线去。”我们一听到“上前线”三个字，把目光一齐投向周副主席，兴奋的心情怦怦直跳，真想马上问清什么时候，是马上？还是很远？可又觉得实在问不出口。中央首长的讲话，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学习热情和信心。

至一九三九年底考核时，我们驾驶、修理、战术射击等项课目，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。苏联顾问对我们的学习很满意。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，我能对缴获的敌汽车、坦克、装甲车开的动、打的响，就是在新兵营学得的技术。

我们新兵营十分注意同盛世才部队的关系，没吵过架，没出现过引人注目的纠葛。我们见到他们的人，只要是挂武装带的（军官），不管大小都主动给他们敬礼，这使他们很受感动。我们和驻地的老百姓关系也很好，群众说：你们这些新兵真好，说话和气得很，客客气气的。哪些老兵（指盛部教导团），天一黑就和妇女拉拉扯扯，还是你们这些新兵“亚克西”（好的意思），从来不和妇女拉拉扯扯。我们的妇女有时和你们新兵讲一句话，你们的脸都红了。我们老百姓都说你们新兵“亚克西”。的确，我们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，没有一个红军战士犯过群众纪律。

新兵营在迪化两年八个月中，学习的课程有十余种：汽车、炮学、装甲、飞机、无线电、医学、政治、文化、算术、外语等课目。虽然每个人不是全部学，但基础课和专业课已是学得不少了。对于我们这些文化低，有的甚至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来说，困难是很大的。我们之所以能够较好的完成学习任务，由文盲变成能读、能写、能讲、能使用机械化装备的战士，是与党中央在新疆成立新兵营的英明决策，和党中央代

表在新疆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。新疆督办盛世才出于他个人的目的，为了取得苏联和我党对他的援助和支持，在表面上对新兵营也很关心，他还几次来到了我们新兵营。

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八、九月间，他派出一个骑兵连先到我们的驻地警卫，随后是七、八辆小汽车。他看望了我们的领导和其他同志。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八年的"七一"。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九年的"八一"，我们新兵营开晚会，他是坐小汽车来的，并带着他的太太参加了"八一"晚会。那天，他一到场，先赏了我们每人一万两（十元）银票。并在会上讲了几句话，他说："鄙人参加这个晚会很荣幸，可惜我没有这个资格。我争取不久的时间里，加入这个行列。"当时我们被他的词藻蒙蔽了，还给他鼓了掌。

晚会上，延安来的几个年轻女教员唱歌跳舞，毛泽民同志表演了魔术，盛世才看了夸赞不已，连连叫好。

另外，盛世才每年有两次大的活动，我们新兵营也前去参加。第一次是四月十二日，是他在新疆取得政权的胜利纪念日；第二次是"九·一八"开运动会。我们每次去，他都让我们坐在主席台前面的位置上。

在这期间，曾传说盛世才要把我们新兵营的待遇提高到尉级军官的待遇。我方代表将此报告了中央。毛主席指出：新兵营应把身体、学习搞好，不必在其它方面费精力。当时我们伙食标准很高，每天油肉丰盛，常吃抓饭，青菜、豆腐都有保障。每星期六还要改善伙食，吃打来的野味，这对繁重的训练起到了物质上的保障作用。

但是，盛世才这个狼种猪的本性慢慢暴露出来了。一九三九年冬季，发生了捆绑我派往盛部任职的干部。一九三八年

间，盛同意我部各营团干部到其部队任教官或主管干部。当时他下达的命令中，将我们去的干部说成是"黄埔"某期的毕业生。后来，盛部人员有的不太服管，除我方干部文化低外，听说是蒋介石派了很多特务到了盛世才的部队里。我记得当时被捆绑的同志有周纯麟、曾玉良、赵海风（已故）等。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，天气格外的寒冷，我们以往平静的生活局面发生了变化。过去每个月只放2—4场电影，而一进十二月则几乎每二、三天就放一场，说是过年？未免太早；问首长是怎么回事？首长也不讲，好象有什么秘密，从表情上来看很沉重。十二月十日，又让我们把九月刚发的棉衣换成"推呢坎"（音）的新棉衣，又发给我们新棉被、皮鞋、毡靴。饭食也吃的非常好。到了二十日左右，大家的疑问解开了。这天，召开了回延安的动员大会。陈潭秋同志动员说：因为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，党中央决定你们回延安；由于前线需要战斗骨干，你们大部分同志将要到抗日前线去！（大家鼓掌）你们来迪化两年零八个月，在党中央的指示下，在陈云、邓发同志的领导下，你们完成了学习任务，成绩优良，我已向党中央作了报告，苏联顾问对你们的学习也很满意；我来的晚一些，对同志们帮助不够，请多多批评。当时，我们听了他的讲话，很是感动。接着，他又讲了几条规定，①为了保密，你们在学习中的笔记一律不准个人带走，大家包好，由我们负责转送延安；②你们的行李每人不能超过三十公斤，多的东西交到我们办事处；③关于你们的安全问题，中央已做了许多工作。你们的这次行动，延安、莫斯科方面，迪化、重庆方面都有了协定，这是有保证的，请大家放心。这是一件大事，因为苏联要运一批抗日的物资到重庆，

如有人问你们，就说是护送物资的。这个车队有五十余辆汽车，每辆车上开车的司机是红军战士，一百人左右，每辆车上都有一挺机枪。你们由迪化到兰州是有保证的，我们已经与兰州办事处联系好了。在这一路上若出了问题，你们不要出面，有盛世才派的丁参议带有几个人办外交。我们内部派朱光同志（他是东北抗联的，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党员）出面。陈潭秋同志再三讲，最不放心的是河西走廊这段路，各兵站的勤杂人员中，有西路军的伤员，很可能认出自己的战友，为了这次行动的胜利，你们千万不能去认。你们不是学了日语吗？在生活上讲日语，我想，战友们以后会理解的；④我们再三的研究，请示了党中央，还要留下一部分同志在迪化工作，希望被留下的同志要服从组织决定，服从全局的需要。

陈代表接着抒发了自己的感情，他说：要不是工作需要，我也和大家一起回延安，我们朝夕相处虽时间不长，可同志们的学习、训练和高贵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记得今年九月间，支队首长向我汇报学习情况时，说还有十个同志没有入党，主要原因是学习上差一点，其它方面都是好的。我就讲，他们经过长征，三次过草地，特别是在河西走廊苦战半年，能走到新疆，来到这里，就是很了不起了，是很好的同志了。讲到这里，我们班有个叫张黑皮的同志流下了热泪。陈代表最后说，除了××这个人外（一个表现不好的同志，名字忘了，他爱偷别人的东西），其余同志全是干部，有些合理的问题，都要给予解决。最后祝我们一路平安。一席话讲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，我们回想起在迪化的日日夜夜，为与陈代表分离而难过，为学习而依恋，为能重返前线而无比高兴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